

# 《狂飆》：一群好演員的「狂飆」

一場慘勝，電視劇《狂飆》大結局了。劇中人物是黑是白，是生是死，已經有了答案。

他們的扮演者，從張頌文、張譯到賈冰、高葉、蘇小玎，甚至是王沛祿、宋家騰，這些名字被大家反覆提及。

後面那幾個名字，他們都是誰？

「二張」的對手戲，貫穿全局

《狂飆》中張頌文飾演的高啟強，顯然是被觀眾提起最多的角色。

有觀眾在社交媒體中留言「建議查查張頌文，不像是演的」。

劇中高啟強從一個飽受欺凌的魚販，一步步「黑化」成黑老大。

高啟強在魚攤賣魚時，開膛破肚、打包、收錢，整個過程行云流水，這樣的細節令觀眾歎為觀止。

「我三舅就是賣魚的，張頌文的動作和他一模一樣。」

從魚販到老大的過程，是張頌文演技體現最極致的環節。從在音像店拉大旗扯虎皮，再到和徐江在夜總會互相爆頭，最終認下泰爺當乾爹，每一次顫抖的手指，和閃躲的眼神，張頌文都向觀眾呈現著高啟強的蛻變。

高啟強这个人物的成長和變化，是整部戲的推手，也是整部戲的衝突點。

高啟強的對手，是張譯飾演的安欣。

必須要承認，相比起人物性格變化更豐富更多樣的高啟強來說，塑造一個令人滿意的安欣，難度要更高。

相比起一個逆襲黑化的故事，觀眾更難相信一個人會如安欣這樣執拗和堅持，始終保持著人性之光。

張頌文曾表示，自己在開機前幾天到達了拍攝的城市，找了個水產批發市場蹲點，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魚檔老闆出攤批發魚產品，到了上午10點後，再跟著魚檔老闆去看他們賣魚，所以才有了高啟強賣魚如此真實的細節。

再看安欣，「明淨善良，純真溫和，還要堅強執拗，充滿理想主義。」

這樣的樣本在日常生活中好找麼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拿捏稍不到位，安欣這個角色就會變成「聖母」般的「傻白甜」，讓正面角色的堅持和整部作品的命題，被反派的發跡史淹沒。

《狂飆》終究不是《教父》，張譯必須把安欣這個角色立起來。

從《士兵突擊》到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再到《親愛的》《山河故人》《紅海行動》《萬里歸途》，張譯一次次證明過，自己具備塑造帶有強烈人文關懷的各類人物的能力，而善良真誠始終是張譯的底色。

或許很難找出比張譯更適合安欣的男演員了。

雖然，觀眾曾對張譯蹩腳的口音提出過異議，但劇終時，卻鮮有觀眾旗幟鮮明地表示，自己討厭安欣，不滿意張譯的表演。

張譯幾乎和劇中所有的角色都發生過對手戲，魚攤老闆，黑社會大哥，馬仔，線人，青梅竹馬的女伴，自己的師父同事，以及來京海的調查組……

仔細觀察可以看出，張譯幾乎完美地應對了各種各樣的對手戲。這對於安欣這個角色來說，已是非常不易。

劇中，高啟強和安欣在一起吃了很多飯，在麵館、在魚攤、在各種場合，劇情後期二人闊別多日相逢，在一個圓桌的兩邊再次吃了一頓飯，這段戲兩位演員的表演堪稱經典。

圓桌不大，二人卻好像距離很遠，一邊是高啟強的背頭，一邊是安欣的白頭。

安欣問高啟強：「你這麼想跟我一起吃



飯嗎？」

高啟強回答得很認真：「想。」

從好友到對手，張譯和張頌文二者貫穿了整部戲，也奠定了演員們演技「狂飆」的基調。

不拿劇本怎麼演？

「拍了這麼多年戲，《狂飆》這樣的組我沒見過。」演員王沛祿對說。

王沛祿在《狂飆》中飾演黑老大徐江手下的「悍將」，瘋驢子，他沒想到《狂飆》這部戲會火，更沒想到自己回到西安的老家過年，會被路人認出來，還叫上自己一聲「驢哥」。

「戲是按照時間線拍的，所以我是最早進組的人之一，和張譯的對手戲也比較多，在《溫州一家人》的時候，我和他有過對手戲，他已經想不起來我了，在組裡我說起來他才想起來。」王沛祿說。

王沛祿回憶，和張譯拍攝對手戲的時候，張譯自己不拿劇本，也要求其他演員不拿劇本。所有的對手戲就靠一遍一遍現場對台詞，每遍都不一樣。

「在張譯看來，不拿劇本並不是不背台詞，只有把角色融入生活本身的對白才是最真實的，才會不留表演的痕跡。」

雖然「瘋驢子」的總戲份不多，但是由于張譯的要求，每一條都需要拍攝好多次。

很少有演員在拍攝完一場戲後，叫大家一起看回放。這在很多劇組看來，是耽誤時間的事情。

「但張譯不是這樣，他不僅自己看回放，還叫我們一起看回放，每次都問我，你覺得好麼？」

起初，王沛祿不太敢說出自己的想法，隨著拍攝過程進行，王沛祿壯著膽子說了一次，「我覺得這裡還可以更好。」說完後他死死盯著張譯的眼睛。沒想到，張譯二話沒說，「好，我們再來。」

「每天在片場，我們所有的演員，加上導演、燈光、劇務都不帶手機，在劇組就是拍戲，一天下來筋疲力盡，回到酒店倒頭就睡。」王沛祿告訴，自己幾乎沒有見過這樣的劇組。

劇中，每一個演員都希望把人物塑造得很豐富，但是由于劇本的限制，有些角色沒有太多的背景鋪陳，也沒有更多的成長，就比如瘋驢子。

「他憑什麼為徐江賣命？他憑什麼那麼狠？死之前又為什麼要把身體扭曲成那個樣子？」這些都是王沛祿反覆思考的問題。

進組之前，他反覆看了瘋驢子的劇本，為瘋驢子寫下了一份人物小傳。

「瘋驢子，原名馮大壯，東北某小城

人，家境貧寒，父親早逝母親身患重疾。為生存隻身南下務工，由于身體弱小被當地人欺凌，後來靠一張假身份證改頭換面，從而接觸到了社會組織，沒錢沒學歷沒本身，只剩下好勇鬥狠才能生存，最終被徐江發現，徐江出資令瘋驢子得以安葬病逝的母親，從此瘋驢子死心塌地成為徐江的馬仔……」

「我只有明白瘋驢子到底是什麼人，才能展現出來瘋驢子的瘋，才能讓觀眾信服。雖然我的戲份不多，但是這些事情我必須做，尤其是在《狂飆》這個劇裡，我必須做。」王沛祿對說。

「在一場和張譯的對手戲中，我把他吊在碼頭拷打，他掏出身份證自稱清白，我當時自己設定的一句台詞就是來自我寫的人物小傳。」

「你這張身份證是假的，哥哥十年前就是辦假證的。」後來這句台詞被剪掉了，令王沛祿頗感遺憾。

王沛祿和張頌文只有一場對手戲，發生在高啟強的家中。他在片場臨時添加了一個調度，就是自己故意撞了一下高啟強。張頌文立刻停下了，對他說：「撞得很好，這段要保留，你繼續保持你的風格。」這讓王沛祿頗感欣慰。

「演戲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情，無論是演爛好人，還是瘋驢子，這些人物塑造完成的過程都非常有趣。但和其他行當的人不同，黑社會是沒有模板可以習得的，所以我用了一個竅門來塑造瘋驢子。」

「一個壞人，壞到極致是什麼樣？是瘋子，是精神病對吧？那麼先找到最極致的那個樣子，然後慢慢一點一點往回收，通過不停地控制，最終控制到一個程度，瘋驢子這個人物就成立了。」

「我們每一個演員，其實在表演中都是在控制，頌文老師、譯哥、賈冰、高葉、家騰……我們在塑造角色的時候，始終都是在高度控制的。」

在「瘋驢子」下線的前夕，王沛祿刻意讓瘋驢子的身體扭曲，彎折。

「我覺得他馬上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需要一個釋放，來展示他短暫而瘋狂的一生，所以我把身體盡可能地彎折。」那段戲一遍就過了。

王沛祿告訴：「如果有可能再拍一條，我會扭曲得更明顯一些。」

正是那段戲，讓王沛祿在社交媒體上有了一個新的名字，「邁克爾·杰克驢」。

宋家騰（左）飾演麻子，王沛祿（右）飾演瘋驢子

演員，用對的，還是用真的？

有觀眾表示，《狂飆》組裡但凡有一個不想好好演戲的演員，這戲都可能會崩。

就像最初看到賈冰的名字的時候，幾乎沒有人認為，一個喜劇演員可以成功塑造一個黑社會老大。

但隨著劇情推進，賈冰飾演的徐江，一個充滿喜感的另類黑老大，讓觀眾耳目一新。

「他又壞又狠，但是卻令人恨不起來。」

不得不說，喜劇演員出身的賈冰，令徐江這個角色有了截然不同的狀態。

「把那電視機砸了，什麼檔次，和我用一樣的？」

「講屁話沒有用，讓別人也節哀！」

「吃飯坐小孩子那桌。」

如果說這幾段台詞還不具有喜感的話，和張頌文在白金瀚的那段對手戲則是賈冰的高光時刻。高啟強走後，被爆頭的徐江在沙發上打滾，並且喊著「真他媽疼」。

和賈冰相似，飾演大嫂陳書婷的高葉，也獲得了觀眾的一致好評，部分觀眾甚至認為，高葉才是這部戲的女一號。

作為前大佬的遺孀，劇中「京海第一大嫂」陳書婷一亮相便令人眼前一亮。內心其實慌亂如麻，卻在安欣面前強裝鎮定。

「風爽又不失柔媚，性感又不落風塵。」

「大嫂嫁給誰，誰就是大哥。」

正是她推動了高啟強完成了身份轉變的三級跳，她更像是一名「馴獸師」，在她的「改造」下，高啟強從外到內，真正地變成了大哥。想要塑造這樣的女性角色難度很高。

高葉對表示，自己看到劇本後第一時間就和創作團隊和導演進行了溝通，其中就包括自己初遇高啟強的那段戲。

按照劇本設計，陳書婷應屆高啟強幾個耳光。但高葉認為，劇情中兩人很快就結婚了，為了讓觀眾不覺得突然，她把打耳光改成了用風衣腰帶勒脖子，而不在乎的高啟強才令陳書婷動了心。

高葉用「母豹子」來形容陳書婷，「陳書婷和普通的大嫂不同，她更是一名大佬。她的所有行為和狀態都來自她對自己清晰的認知和高度的自信，她從出場就認為自己是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人。」

「陳書婷的妝面都是我自己化的，我在她的妝面中去除掉了討好感，這樣才更符合陳書婷。」高葉對說。

還有飾演高啟盛的蘇小玎、飾演老默的馮兵，都通過《狂飆》讓自己的曝光度和認可度得到了提升。

「《狂飆》讓觀眾看到了一批被作品耽誤的好演員。」有觀眾表示。

隨著《狂飆》熱播，張頌文46歲成名，此前生活艱難的故事，被媒體反覆提起。

「租住平房沒有煤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」

「就是缺錢也不演爛片」「至今沒有在北京買房」……以至於近年來，張頌文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，不希望大家渲染自己的艱難和掙扎。

因為在他看來，那些都是值得的，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和決定，從來沒有後悔過。想做好演員必須學會等待，學會堅持。

演員宋家騰，在《狂飆》中飾演麻子，他出演過多部影片的配角。

在他看來，「沒有哪個演員會甘心一直做配角，每個堅持下來的演員都是為了自己的那個夢想，只是為了錢，幹不好演員。」

宋家騰去過很多劇組，合作過很多演員和導演，此前他也見過非常不靠譜的劇組。

「怎麼形容呢，有些導演在導演演，有些演員卻只會演自己，但是他們都獲得了很好的收入，我會不會不甘心？會不會不平衡？當然會。」

但是想要做演員，就只能等待一個機會，在宋家騰看來，《狂飆》或許就是那個機會。

王沛祿也不止一次想過，有一天自己會成為一部作品的主角，會成為大家討論的那個對象，《狂飆》讓王沛祿更有信心了一些。

「前些年，隨便什麼戲都能賣出去，都能有人看，隨便什麼演員張嘴就能要出很高的身價來，我認為那樣的日子，一去不回頭了。」

王沛祿認為《狂飆》的勝利，不僅是題材的勝利，是導演的勝利，是編劇的勝利，更是演員的勝利，努力演好每一個角色的演員湊到了一起，最終作品成就了演員，演員也成就了作品。

採訪中，宋家騰對表示，「我的片酬不高，要按照中國演員片酬排名，我一定會排在很後面，但我有戲可拍，有角色可塑造，這本身就是很過癮的事情。」

## 錢昆疫下打油詩

褐蝶

靜棲慵態尾追速，  
超音疾飛眩雙目。  
歲末岷東瀑布旁，  
褐蝶黑蝶谷中舞。



高葉飾演陳書婷